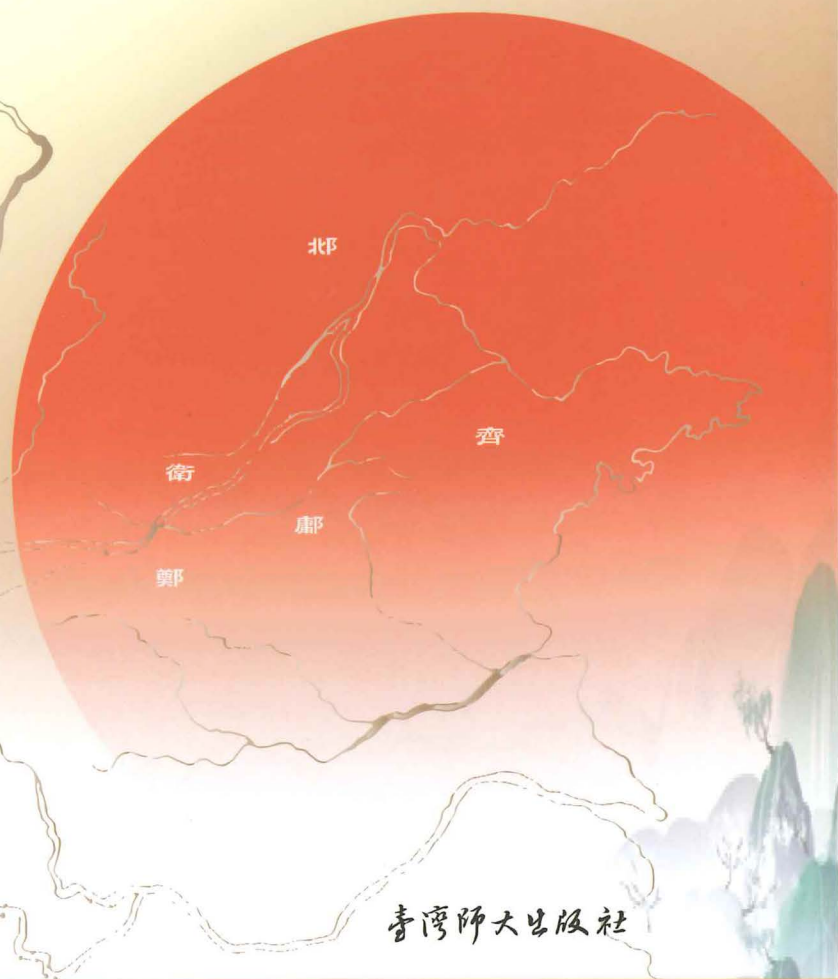


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詩禮之教

《詩》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
分論篇

林素英 著



臺灣師大出版社

The Enlightenment of "Shi" and "Li" under the Environment at Specific Space and Time:
the Germination and Formalization of Enlightened System "Shi" branch theory

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詩禮之教：

《詩》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 分論篇

林素英 著

臺灣師大出版社

目次

自序	009
導論	015
一、本書的研究緣起	015
二、本書的研究目的	019
三、本書的結構組織	026
四、本書的內容特點	034

上編：國風中的禮教思想

壹、論二〈南〉詩的禮教思想	039
一、前言：詩教與禮教相繫	039
二、從男女情詩以明「思無邪」的禮教思想	042
三、從婚禮相關詩篇以明人倫親親的禮教思想	048
四、從勞人思婦的遣懷詩以明夫婦相待的禮義	054
五、從子女事親詩以明父子有親的思想	055
六、從執事行役詩以明君臣有義的思想	059
七、結論：內容多元的詩各有其禮教思想	064
貳、論〈（邶鄘）衛風〉史事詩的禮教思想	069
一、前言：〈衛風〉多重要史事詩	069
二、〈衛風〉史事詩的定義與類型	070
三、歌頌衛君之史事詩的禮教思想	072
四、宣公與宣姜事件組詩的禮教思想	079

五、衛女愛國詩的禮教思想	087
六、結論：衛國興衰繫於國君一人	094
叁、論〈(邶鄘)衛風〉男女情詩的禮教思想	097
一、前言：朱熹以衛宮多淫而推〈衛風〉多淫詩	097
二、男子言情詩的禮教思想	099
三、女子言情詩的禮教思想	106
四、客觀描寫男女之情詩的禮教思想	112
五、結論：言情詩不等同於淫詩	119
肆、論〈(邶鄘)衛風〉夫婦詩的禮教思想	121
一、前言：夫婦為人倫之始	121
二、夫婦相思詩的禮教思想	122
三、棄婦詩的禮教思想	129
四、閨怨詩的禮教思想	138
五、情變後之反思詩的禮教思想	141
六、結論：夫婦有義是為禮	143
伍、論〈王風〉詩的禮教思想	147
一、前言：東遷的哀愁	147
二、世亂民離詩的禮教思想	147
三、征夫怨訴詩的禮教思想	163
四、男女思念詩的禮教思想	167
五、結論：衰世特重以禮節情	170
陸、論〈鄭風〉詩的禮教思想	173
一、前言：鄭聲淫不等同於〈鄭風〉淫	173

二、鄭國風土民情的特質	175
三、從「放鄭聲」到存〈鄭風〉的價值	179
四、〈鄭風〉中的禮教思想	186
五、結論：宜節制私情以合乎禮義	206
柒、論〈鄭風·溱洧〉的禮俗：兼論上巳節的由來與定型	209
一、前言：禮本於民情風俗	209
二、巫術與禮俗的因襲發展	211
三、鄭國風俗與官家禮儀的淵源	215
四、〈溱洧〉的祓除源於生殖巫術	218
五、節俗的日期差異與曆法改變有關	228
六、結論：由祓除到修禊事已有節俗轉變	231
捌、論〈齊風·南山〉組詩的禮教文明意義	235
一、前言：婚俗最能凸顯禮教文明進化程度	235
二、〈南山〉組詩的婚俗背景	236
三、從「納物」角度檢視〈南山〉組詩的「思無邪」意義	240
四、〈南山〉組詩所呈現的禮教文明意義	243
五、結論：「男女有別」為禮教文明的根基	259
中編：雅頌中的禮教思想	
壹、鄉飲酒禮中詩樂與禮相融的意義	263
一、前言：飲食之禮為生民所重	263
二、四種類型的鄉飲酒禮取義	264
三、鄉飲酒禮正禮所用詩樂與禮相融的意義	266

四、旅酬與無算爵階段所用詩樂與禮相融的意義	281
五、鄉飲酒禮後續餘波所用詩樂與禮相融的意義	283
六、結論：鄉飲活動合於禮最能反映善美的民風	285
貳、宴饗詩中的君臣互動關係：以偏重官方正禮形式者為例	287
一、前言：宴饗活動反映君臣互動情形	287
二、周代飲食之禮的類型與特色	290
三、藉由宴饗以積極提升君臣的良好互動	293
四、藉由宴饗以消極規諫君臣的不良互動	302
五、結論：氣氛良好的宴饗禮可以鞏固君臣關係	308
叁、從立尸與燕尸之禮論周代祭祀的人文精神與教化意義：以〈絲衣〉組詩為例	311
一、前言：「尸」的地位歷經重大改變	311
二、從湯禱事件追溯遠古「尸祭」到周代「祭尸」的轉變	312
三、從禮書觀察周代祭祀立尸的人文精神與教化意義	319
四、〈絲衣〉等詩的燕尸之禮顯示的人文精神與教化意義	327
五、結論：周代推崇祭尸彰顯人文理性的躍升	340
肆、從農事祈報詩論周代祭祀的人文精神與教化意義：以〈思文〉組詩為例	343
一、前言：「祈報」之禮為人文精神的展現	343
二、以后稷為祈穀之祭的主體可凸顯周代祭祀的特質	345
三、以〈生民〉之詩觀察棄號稱后稷農神的演變	348
四、〈生民〉已開祈報合一的祭祀特性	351
五、〈思文〉的祈報合一最能展現人文崇祀的特性	353

六、〈豐年〉以崇德報功的方式彰顯周代祭祀的特質……………	355
七、結論：崇德報功為教化的精髓……………	367

下編：從〈詩論〉到《毛詩序》的詩禮教化思想變遷

壹、從〈詩論〉到《毛詩序》的詩教思想轉化：以〈關雎〉組詩為例……………	373
一、前言：〈關雎〉具有引領《詩》教思想的作用……………	373
二、從〈關雎〉「由情入禮」到「后妃之德」的轉化……………	375
三、從〈樛木〉「福祿以時」到「后妃無妒」的轉化……………	383
四、從〈漢廣〉「知止之智」到「文王德廣」的轉化……………	386
五、從〈鵲巢〉「于歸之儷」到「夫人之德」的轉化……………	389
六、從〈甘棠〉「敬以為報」到「稱美召伯」的轉化……………	392
七、從〈綠衣〉「憂思古人」到「莊姜傷己」的轉化……………	396
八、從〈燕燕〉「真情之獨」到「莊姜送歸妾」的轉化……………	398
九、結論：從注重「性情」轉而注重政治「風化」……………	403
貳、「禮制」與「民性」的關係：以〈孔子詩論〉的〈葛覃〉組詩為例……………	407
一、前言：「禮制」與「民性」關係密切……………	407
二、從「禮」的意義確定〈葛覃〉組詩的詩篇……………	408
三、從〈葛覃〉「歸寧反本」之禮論民性「重本」之固然……………	411
四、從〈甘棠〉「崇德報功」之禮論民性「報德」之固然……………	414
五、從〈行露〉「幣帛不去」之禮論民性「重義」之固然……………	418
六、從〈杕杜〉「親和宗族」之禮論民性「親親」之固然……………	424
七、結論：禮始於情而終於義……………	428

叁、從〈詩論〉到《毛詩序》的《詩》教思想發展：以〈皇矣〉 組詩為例	431
一、前言：〈詩論〉與《毛詩序》對周初史詩的態度	431
二、〈皇矣〉從「懷爾明德」到「世世脩德」的思想發展	431
三、〈大明〉從「天命文王」到「復命武王」的思想發展	438
四、〈文王〉從「稱美文王」到「受命作周」的思想發展	444
五、《毛詩序》對〈詩論〉中「大雅」類詩《詩》教思想的繼承 發展	445
六、結論：《毛詩序》繼承〈詩論〉對文武德教的發揚	453
結論與未來開展	455
一、彰顯〈國風〉民情風俗的本色	455
二、風體詩「以俗教安」的禮教概念	458
三、從祭祀宴饗之詩以和諧天人關係	461
四、透過〈詩論〉理解《詩》教受時空環境變遷的影響	462
五、本書的後續開展	465
徵引文獻	467

自序：跨界以回歸「經世致用」之學的初衷

感謝第一位審查者提出「學科專業研究立場」的重要問題，使筆者得以藉此機會進一步說明出版本書的意義與目的。

一般而言，不同學科在研究意圖、方法與目的確實不盡相同。同一事件，從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民族學、史學、文學等不同角度進行詮釋，多會產生一些差異現象。審查者認為本書立基於儒家的「經學」立場發言，則採用不同學科資料的分際自當有所警覺。審查者並對民國以來，以「經書」為史料，進行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民族學、史學、文學等不同學科的「非經學」立場研究成果，是否符合「經學」解讀的內涵有所質疑，且對可否借用此類「非經學」研究成果的界限，抱持保留態度。在此，筆者想補充說明的，乃是中國學術無論是儒、道、墨、法、名、陰陽的「六家」說，或者是「九流十家」說，都是後來學者對前行學說進行分類的「方便說」，各家學說仍存在一些交集，並非是完全無法交合的數條平行線。「五經」或「六經」的典籍雖然春秋戰國時期業已存在，然而當時尚未建立「經學」的「學科」分類概念，因此，本書的研究立場，與其說是「立基於儒家的經學立場發言」，倒不如說是「回歸」先秦學術在於講求「經世致用」的初衷，會來得更為貼切。尤其《詩》本身，既可歸屬「經學」類，但也無法否認其也可歸屬「文學」一類，「經學」與「文學」之間本非互斥而無法相容的兩學術分類，問題只在於如何使二者「相得」而益彰。再加上「禮」不但是中國古代學術的「統稱」，更是標準的古代社會學，其內容本來就是包羅萬象，因此研究「詩禮之教」，自然也難以純粹從單一學術分科角度觀察問題。

由於以「經世致用」為本研究的基本立場，且將研究範圍設定在「特定時空環境」（《詩》的創作、整編時期）下的「詩禮之教」，則採用的佐證資料，自然不侷限在後代學術派別更明顯、學科劃分日漸細密、專業切割逐漸壁壘分明的「單一學科專業」研究立場，而是儘量「回歸」《詩》的創作、整編時期的背景，追溯到周王朝成立前的「先周」時期，關注商周之際的社會政治、民情風俗等各項狀況，尋找比較合情合理的研究成果以協助本研究目的之達成。誠如審查者所言，本書所探討的《詩》禮一體的「詩禮之教」，乃是經學研究的老議題，雖然採取「主題先行」的研究模式，但是能結合新出土文獻的證據重新分析探討，配合研究目的進行合理而有效的推理，因而可獲得自圓其說的結果。當然，每種研究法都存在利弊互見的現象，此種「主題先行」的研究模式，所徵引的解《詩》文獻限定在固定範圍，的確存在取材侷限性高的缺憾。同時也因為研究主題非常明確，而每篇單篇論文發表時，各期刊的篇幅限制不同，因此的確壓縮文獻回顧的部分，未提供讀者更多的研究訊息，這是要向大家說抱歉的。幸好，「《詩》無達詁」，本書的撰寫目的，並不以本書的結論為相關研究議題的定論，能提出合乎情理的另一值得思考的看法，余願足矣！

本書也不擬對於歷來的解《詩》著作進行「集解式」分析比較，欲知其詳者，可以自行參考劉毓慶等編撰，北京學苑出版社的十冊《詩義稽考》。當初整理出書時，因為趕在退休前提出初稿審查，「徵引文獻」誤植為「參考書目」，以致審查者熱心地列出許多相關的期刊論文以資參考，也提出若以「非經學」的立場解讀，則韓高年的《禮俗儀式與先秦詩歌演變》也有參考價值。審查者所說甚是，劉、韓之書也是筆者手邊參考之書，然因撰寫的「主題」與論述方式所限，並未出現在各篇論文引用之列，自然也不在「徵引文獻」中出現。畢竟整部《詩》可供研究的議題甚多，筆者之意，僅在於針對自孔子教導伯魚要立足於世，必須兼學「禮」與《詩》的一體概念，從「禮」與《詩》的內涵意義，提供讀者合理而有系統的論述，至於其他重要議題研究，則有待其他學者分別進行深入研究。

本書對於《詩》義解說的論述方式，主軸大致依循：詩作→漢代《毛詩序》→宋代朱熹說→清代姚際恆、崔述與方玉潤說法，其他學者之說，則視機緣選用。如此安排，蓋因鄭玄遵毛氏之說，且採取「以禮箋《詩》」的方式撰作《毛詩傳箋》後，《毛詩》大為流行，導致「三家《詩》」先後失傳，今文《詩》中，碩果僅存的只有非典型解經的《韓詩外傳》，而《毛詩序》也成為解《詩》的最高依據。一直到歐陽修的《詩本義》對《毛詩序》及解《詩》方法提出質疑後，《毛詩序》解《詩》的權威地位始受到動搖，開啟宋以後《詩》學研究的重大轉折。本論述不選擇《詩本義》代表宋代《詩》學研究的重要依據，改選朱熹所說，主要因為《詩本義》雖開質疑《毛詩序》風氣之先，但尚未對 305 首的每一首詩都提出「本義」說；朱熹則不但有《詩序辯說》，且其《詩經集傳》已針對每一首詩的《毛詩序》及賦、比、興作法提出一些重要說明，且將許多被《毛詩序》歸入政治事件的詩篇改入言情之詩，對於《詩》學研究的影響更大。換言之，無論是歐陽修抑或是朱熹，乃至於其他許多宋代學者，都開始注重《詩》以情為主的文學特性，而開展另一要求合情合理的解《詩》趨向。此一要求合乎情理以解《詩》的風氣，受到宋明理學的強大影響，雖然形成一些特色，可惜許多負面效果亦隨之產生。清初的姚際恆雖然仍以合乎情理的大原則解《詩》，然而已另開創新局，形成《詩》學研究的另一條發展系統，且影響崔述與方玉潤的《詩》學論著，因此本文的論述乃在朱熹說之後，即下接此三位學者的說法，以構成本書講求「情理平衡是為禮」的初衷，展現古代詩禮之教的意義及目的，提供一些過去過分注重《詩》的政治教化而被忽略的重要情性教化內涵。

倘若我們仔細回味孔子在《論語》中對於《詩》的評論，當會發現已有別具一格的「經世致用」思想蘊藏其中。從「思無邪」的提綱挈領說，即可說明孔子強調《詩》教的核心意義，乃以啟迪純潔無邪的人性為宗旨，而以培養溫柔敦厚的人品涵養為理想。在此宗旨下，務實地說，學《詩》可使一個人言談文雅，既有利於外交人員出使四方時，能運用貼切

得宜的辭令應對進退，順利達成使命，還可從中認識鳥獸、蟲魚、草木等不同物類，以增廣見聞、豐富生活知識；理想地說，學《詩》可使人抒發興、觀、群、怨等自然情感，達到怡情養性的效果；再從社會效益來說，將詩與禮樂制度相結合，則對於推動社會倫理與政治倫理都有重大的正向影響。可惜孔子如此「多元化」的《詩》教「經世致用」思想，歷來大多偏重政治、社會倫理教化，並未注意到《詩》與廣大生活層面的「多元」互動關係，不能不說是過分窄化孔子對於《詩》的「經世致用」價值。在歐陽修從「詩言志」的立場追問「詩本義」，進而批評鄭玄雖長於《禮》卻不長於《詩》，「以禮箋《詩》」並不恰當以前，孔子提示《詩》具有抒發人的自然情感、啟迪無邪人性，以達到怡情養性效果的發展，始終處於被忽略的狀態，因此本書進行論述時，在朱熹以後，特別選擇清代姚際恆等三位學者的意見為討論對象，藉以補充自歐陽修以來所看重《詩》的內在情性部分。

追溯歐陽修追問「詩本義」的論《詩》模式，或可推本自魏晉的「言意之辯」，主要涉及文藝美學與藝術哲學的層面，且最基本而重要的部分，即是攸關人內在的心、性、情、志的感受與表達問題。再經過南朝劉勰《文心雕龍》（簡稱《文心》）、鍾嶸《詩品》以來，已特別注重作品的情感表達，於是歐陽修遂奠基在「詩言志」的立場，進而追問「詩本義」的問題，此乃是《詩》學研究順勢發展的結果。儘管詩的「本義」能否達到，仍屬見仁見智的問題，然而敢於追問「詩本義」，已說明《詩》的內在文學性絕對不容忽視。《文心》，是中國第一部「體大思周」的廣義文學理論與批評巨著，前四篇〈原道〉、〈徵聖〉、〈宗經〉、〈正緯〉為建構全書理論的樞紐，提倡儒家「文質並重」的文學思想，以矯正當時雕琢淫濫、無病呻吟的文風，一方面承認才性的重要，另一方面也注意到「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的互動關係，同時已更注重神思、情采、比興等文學內涵與表達手法的全面考量，對於歐陽修勇於追問「詩本義」的影響極大。

集宋代理學之大成的朱熹，雖然在《詩序辯說》及《詩經集傳》當中，對《毛詩序》進行深刻反省後，將許多原本被歸入政治諷諭詩改為言情之詩，可惜因為過於強調「存天理、去人欲」，以致多將言男女之情的詩篇貼上「淫詩」的標誌，而與孔子「思無邪」的說法有所矛盾，甚且為順應孔子「思無邪」的評論，朱熹於是轉以「刺淫之詩」緩解二者的矛盾，導致其後學王柏不但增多「淫詩」數量，且還激烈的欲將「淫詩」逐出《詩》的範圍，對人性、人情造成的負面影響逐漸加劇。至於明代中期，學者對理學強勢壓抑性情已興起一些反彈現象，流行以「評點」方式重新解讀古代經典，且允許多從心性情感的角度解讀作品，以取代傳統「注疏」特重倫理而不言心理的缺失。明代晚期，性靈派的文學風潮逐漸風行，且延續至清代。清初的姚際恆即採取「評點學」的方式重新解讀《詩》，且於所撰《詩經通論》的〈論旨〉中，嚴加批評鄭玄以謬解之理（禮）解《詩》。姚說明顯繼承「詩言志」的傳統而來，深深影響崔述以及方玉潤解《詩》的態度，形成清代解《詩》的一條重要發展脈絡。透過此三人重新解讀《詩》，已隱約可見孔子認為學《詩》可使人抒發興、觀、群、怨之情的說法得以伸張，且與「禮本於人情」的原義更加貼近。此即筆者選擇姚氏等三位學者意見為佐證的最重要原因，希望藉此回歸原本《詩》對於「經世致用」所具有的「多元」價值，稍稍平衡過去說《詩》專重政治風教的侷限性。

另外，感謝第二位審查者的高度肯定，第三位審查者鉅細靡遺地提出許多重要的建設性意見，更是惠我良多。謹在此對三位審查者表達誠摯的謝意！

從研究三《禮》到與《詩》結緣，有點曲折迂迴，肇始於 92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古代禮樂文化新探：以三《禮》以及郭店簡、上博簡為討論中心」與 93~94 年度的「先秦兩漢禮教探微」專題計畫。當時已深知「禮」與《詩》的一體研究，是深具挑戰性的重要研究議題，而有關《詩》的禮教思想即是其中既定的一小子題。既已啟動有關「二南」的禮

教思研究，繼而想更深入《詩》的更多篇幅研究，於是自 95~98 年度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都環繞在「禮」與《詩》的相關研究上。只是，無論是「禮」或是《詩》的範圍都極其廣大，雖然經過幾年研究，前後也累積相當數量的成就成果，但是尚未達到預定的遍及整部《詩》的內容。礙於已有專題計畫審查者認為以目前的狀況，一些有關「禮」與《詩》的研究仍然無法突破，因此向國科會提出的此類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暫告一段落。雖然目前有關《詩》與禮教的研究成果尚未達到原初的理想狀態，幸好整合多年來的研究成果，還是可以歸納出一些特定主題的階段性成果以就教於方家。由於已完成的成果數量有點龐大，出版社認為不適合以單冊出版，於是區分已完成的篇章，以總論與分論篇的方式出版。將內容較偏重從歷史發展角度以研究先秦兩漢《詩》教思想的部分，劃歸總論的範圍，而把一些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詩篇，且較偏重《詩》教思想變遷的角度者，劃歸分論的範圍出版。

本書得以出版，要感謝多年來的兼任助理游偉欣、陳姝仔、吳依凡、謝宜潔、林士翔協助校對文稿，也要感謝協助校對的陳姝仔、林士翔、彭品瑜。此外，也借此感謝協助《詩經》課程檔案的余承浩、陳幼文、許雲怡。更要感謝研討會的與會者提供意見，及各單篇論文的相關審查委員。能有多位兼任助理協助多年來的《詩經》研究，當然要感謝國科會所提供的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分別是：

「先秦兩漢禮教探微」(NSC 94-2411-H-003-007)。

「〈國風〉之禮教思想新探：以〈詩論〉、《詩序》為討論中心」(NSC 95-2411-H-003-030)。

「論〈國風〉中之禮俗及教化思想：結合〈詩論〉、〈性情論〉等楚簡資料之探討」(NSC 96-2420-H-003-004)。

「論〈雅〉、〈頌〉中之禮俗及教化思想：結合郭店簡以及上博簡文之探討」(NSC 97-2420-H-003-067)。

「周代人文教化思想探究：以關涉〈周頌〉祭禮文化為主的考察」(NSC 98-2410-H-003-099)。

導 論

一、本書的研究緣起

鄭玄（127~200）以「禮」箋《詩》，為解《詩》立下一相當重要的詮釋方法與進路。然而自歐陽修（1007~1072）的《詩本義》首先攻訐《毛詩序》以及鄭氏之非，且於論〈賓之初筵〉該詩時，特別批評：「鄭氏長於禮學，其以禮家之說曲為附會」，¹自此開啟後來學者質疑毛、鄭說《詩》的風潮。至於清代的姚際恆（1647~1715），雖一方面以歐陽修為當時的有識之士，另一方面卻又以其拘牽墨守，有時還與鄭玄僅在伯仲之間，且更激進地批評鄭玄：

人謂鄭康成長於《禮》，《詩》非其所長，多以「三禮」釋《詩》，故不得《詩》之意。予謂康成，《詩》固非長，「禮」亦何長之有？苟使真長於《禮》，必不以「禮」釋《詩》矣。況其以「禮」釋《詩》，又皆謬解之理也。夫以「禮」釋《詩》且不可，況謬解之理乎！²

衛宏（生卒年不詳。東漢光武帝時，官至議郎。）所輯錄而成的《毛詩序》，多與史事相連結，然經宋以後的多位學者研究，詩作的內容頗多與《毛詩序》所載不合。是故，姚氏服膺於孔子的「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1 宋·歐陽修：《詩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246。

2 清·姚際恆：《詩經通論》卷前〈論旨〉，《續修四庫全書》第6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11。

曰：『思無邪。』」³，及孟子認為說《詩》應該「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⁴於是繼承諸多宋儒的反《毛詩序》說，也強烈質疑《毛詩序》，固有可說之處；至於嚴加批判鄭玄以「禮」箋《詩》不妥當，彷彿《詩》與「禮」毫不相聯繫，則已嚴重悖離事實而不可取，甚至還譏諷鄭玄既不長於「禮」，且又不懂得《詩》，故時常以謬解的「禮」詮解非自己所長的《詩》，實已多為矯枉過正的情緒語言。基於此自從漢代毛、鄭對於《詩》的傳箋，形成讀《詩》、解《詩》的標準模式，歷經宋代對《毛詩序》採取正反二說，且提出「淫詩」的轉折，再到清代強調「詩言志」以回歸《詩》的原典走向，其中的關鍵所在，其實仍然在於對「禮」的理解是否正確。要正確解讀「禮」的內涵與外延意義，還得恰當判斷其言行舉止屬於「禮也」或「非禮也」，才是判斷風體詩是否為「淫詩」的不二法門。因此，鄭玄的以「禮」箋《詩》，乃是深入理解《詩》的內涵、懂得《詩》教意義的必經路徑；只是，鄭玄採取以「禮」箋《詩》時，的確存在一些謬解「禮」的狀況，有待澄清、辯證。是故，如何透過孟子「以意逆志」的方式，盡可能地追求「詩的本義」，且合理解讀《詩》與「禮」的關係，以回歸孔子「思無邪」的詩旨，則是進行本研究的初衷。

「禮」乃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社會學，要談論「禮」，就要深入古代的社會生活型態，從中找尋人際之間合於人情義理的行為舉止，建立「約定俗成」的對應之道，然後進而發展出禮儀制度，且成為定制。但是，禮儀制度也會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必須進行適度的調整，而非固定僵化的「教條」，一旦固著不變，即會陷入「謬解」而不自覺，導致受人詬病不

3 《論語》〈為政〉，見於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年），頁16。

4 《孟子》〈萬章上〉，見於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年），頁164。

已；鄭玄正因為忽略此有關「禮」的本源問題，以致有歐陽修的批評。因此本書的切入點，即特別選取與社會生活最密切的十五〈國風〉為素材，希望透過具體分析每首詩與「禮」的關聯，以確認詩教與禮教的一體兩面關係。基於「詩言志」的根本立場，回歸詩本於人情的原點，凸顯文學與經學不相悖離的特性。然後，透過禮書、其他傳世文獻以及戰國簡文資料，以〈孔子詩論〉（以下簡稱〈詩論〉）與《毛詩序》為討論中心，系統理解人情、人欲、民情風俗的關係，進而建立通神明、立人倫、正性情、節萬事，以化民成俗的《詩》教觀念。

追溯最早踏入《詩》學的研究領域，乃因執行 92 年度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古代禮樂文化新探：以三《禮》以及郭店簡、上博簡為討論中心」時，深感「禮樂文化」的核心，仍然應以「禮教」問題為根本，唯有客觀而理性地還原與看待中國古代禮教內容，方可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內涵。繼而 93 年度申請多年期計畫「先秦兩漢禮教探微」，有關《詩》的禮教思想研究，即是第二年中既定的研究小節，於是正式展開結合《詩》與禮教思想的研究。有鑑於「二南」在《詩》中的地位特殊，具有禮教典型的指標作用，但是歷來對「二南」的《毛詩序》所載爭論最多、最大，因而先從「二南」下手，撰寫〈論二〈南〉詩的禮教思想〉。接著，再挑戰被批評多「淫詩」的〈鄭風〉，希望透過禮的多元表現重新解讀〈鄭風〉，以消解其多「淫詩」的汙名。既已啟動對《詩》的研究，於是 95 年度再提出「〈國風〉之禮教思想新探：以〈詩論〉、《毛詩序》為討論中心」的兩年期計畫，可惜僅核定一年。96 年度遂再以「論〈國風〉中之禮俗及教化思想：結合〈詩論〉、〈性情論〉等楚簡資料之探討」為題，將重點放在詩的形成與人們心、性、情、志躍動的關係，凸顯「詩的靈魂在於情」的特質，也可與「禮本於人性、人情」構成更緊密的相關。無奈〈國風〉共計 160 首，數量過於龐大，雖已完成多篇論文，距離全面系統化詮釋〈國風〉仍有一大段未完成的工作，而國科會計畫又有時間限制，此即本書上編部分的〈國風〉研究，僅止於〈齊風〉前半的最主要原因，

剩下的後半段研究，尚待日後繼續努力。上編的部分，乃針對二〈南〉、〈衛風〉、〈王風〉、〈鄭風〉、〈齊風〉等特定詩篇進行禮教思想研究，分別透過不同時代《詩》學研究者對詩篇的不同解讀，嘗試探討該詩的本義何在，所蘊藏的禮教思想又是如何。

〈國風〉以外，雅、頌體裁的詩篇與「禮」的關係更是密切。二〈雅〉之詩不但包含極豐富的周代史料，還有許多禮儀用詩，頌體詩更以宗廟祭禮為主，且旁及其他類型的祭祀禮儀，因此都與禮儀制度高度相關。上述歐陽修特別批評鄭玄「以禮家之說曲為附會」的〈賓之初筵〉，即出自有關宴饗之禮的〈小雅〉，因此，要檢驗歐氏的批評是否允當，不能僅停留在〈國風〉的範圍，而須跨越到雅、頌體裁的詩篇與「禮」的關係如何。

有鑑於鄭玄解《詩》，忽略禮本於俗、禮本於人情的現象，而〈詩論〉及其他戰國簡文卻含有許多談論心、性、情、志的資料，正好可補充說明當時詩禮之教發展的情形，97 年度遂提出「論〈雅〉、〈頌〉中之禮俗及教化思想：結合郭店簡以及上博簡文之探討」兩年期研究計畫。可惜有審查者認為該議題仍有許多無法突破的問題，因此僅核定一年，98 年度重新調整研究計畫方向與內容。由於《詩》的時代背景在周代，且《詩》的編纂早已預設人文教化的基本構想，於是提出「周代人文教化思想探究：以關涉〈周頌〉祭禮文化為主的考察」的計畫，希望能從深入當時農耕社會的文化背景，借助文化人類學、宗教哲學以及深層心理學的相關研究成果，理解當時種類繁多的祭禮活動在人文教化上的重要意義。此部分的研究，選擇有關宴饗賓客、祭祀燕尸之禮與農事祈報禮的不同類詩篇，總結該類詩篇在詩樂與禮儀交融過程中所展現的詩禮教化思想，而構成本書中編的內容。

下編的內容，則是自從 95 年度所提研究計畫以來，一直關心的《詩》教思想轉化問題的階段性展現。回顧《詩》中各類詩篇從創作到整編的過程，前後超過 500 年，再歷經春秋晚期、戰國時期的政治社會鉅變，時至東漢衛宏輯錄完成《毛詩序》，前後已將近千年。在此歷史長河中，《詩》

教思想也會隨著時代環境改變而無法全同於周初，因此特別針對一些〈詩論〉特別有組詩傾向的詩篇評論，進行從詩本義→〈詩論〉→《毛詩序》詩旨變遷的討論，觀察同一首詩在不同時空環境下，其詩旨已隨時代的氛圍轉變，而產生或繼承或轉化大小不等的差異情形，而構成本書下編的內容。至於以《毛詩序》為主軸的《詩》教思想變遷問題，則在《歷史發展視野下的先秦兩漢《詩》教觀：《詩》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總論篇）》呈現。

衡量本書包含幾個年度有關《詩》教問題的專題研究計畫成果，遂將本書定位在「《詩》教體系之萌芽與形成」的分論篇，且命名為：「**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詩禮之教**」。由於本書所選 15 篇論文，都曾經先後在不同的期刊或專書論文中發表過，然因最初發表的時間距離現在大多已超過 10 年，是故在整理出版前，已全部加以統整，並加入一些可以增補的資料。

二、本書的研究目的

傳世文獻所見，最早重視《詩》教的重要地位者，當非孔子莫屬。然而孔子對於《詩》教的主張，僅零星見於《論語》中的少數幾則資料，實無法窺其全豹。待漢代極力推動經學教育，《詩》的地位甚至於還一度被公認為可作「諫書」之用，可見《詩》教在漢代經學教育的帶動下，其重要性與價值早已飆升至極崇高的地位。截至宋代歐陽修在《詩本義》，公開質疑毛、鄭以「禮」解《詩》不恰當，不再以《毛詩序》為解讀《詩》的最高標準，可見《毛詩序》的說法影響後世極為深遠，前後的時間已長達千年之久。歐陽修特別注重「詩言志」的重要，力求解《詩》不能不合情理，於是強調應追索詩人創作該詩的旨意所在。在歐陽修批駁毛、鄭說《詩》多「不近情理」的影響下，遂逐漸開啟宋代「以理說詩」的風潮，更引發朱熹（1130~1200）對《毛詩序》進行重新評價，且以《詩序辯說》

全面檢討《毛詩序》是否得當的問題。自朱熹以後，更導致後代學界對《毛詩序》正反意見的論爭，擁護《毛詩序》或主張廢除《毛詩序》者都各有其人，雖然各有言之成理之處，卻也始終無法折服對方。畢竟如此重大問題本來就無法採取一刀完全切割的方式對待，不但需要針對每首詩進行客觀、周詳的思考，而且其中還存在一些無法徹底解決的問題，有待更多資料佐證。

幸好 2001 年上海博物館正式對外公布的〈詩論〉，可以提供一些重要資料。儘管〈詩論〉編聯的情形不乏異說，但相較於《論語》中對《詩》的極其零星評論，內容更為豐富，論述也更系統化，所評論的詩篇大約 60 篇左右，佔所有《詩》的 20%，比例相當高，深具研究價值。基於此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因而學界自〈詩論〉公布後，都公認〈詩論〉對於重新理解《詩》教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即使無法解決近三千年來有關《詩》的所有疑難問題，至少已可以重新理解一些重要問題。因為〈詩論〉的內容大多流露詩篇與人們心、性、情、志的關係，可與《尚書》〈虞書·舜典〉的「詩言志」說法緊密扣合，⁵值得詳加探討。〈詩論〉當中多言情與志的現象，既與其他戰國竹簡中討論心、性、情、志、教的情形相似，且還可以與《禮記》中的資料相互驗證、整合，因此有助於建構詩禮之教的思想體系，可以勾勒出更清晰的《詩》教面貌。

本書即在此基本構思下，希望達成以下較具體的研究目的：

（一）確認詩教與禮教的一體兩面關係

《詩》三百的創作時代，學界公認大約作於 1100~600B.C.之間。由於這段期間，大約是從周初到春秋中葉稍後之時，因此詩中的內容反映西周

5 《尚書》〈虞書·舜典〉，見於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年），頁 46。

至於春秋中葉的禮儀活動，蘊藏豐富的禮教思想，都與當時社會生活的需要有關。此從《左傳》不但多以「禮也」、「非禮也」進行人事物的評論，且還出現大量的引《詩》、用《詩》以及賦《詩》言志的現象，都可以佐證當時貴族階級讀《詩》、學《禮》極普遍。換言之，廣大的禮制規劃以及禮儀實踐的背景，正是孕育《詩》三百誕生的沃壤與溫床。從孔子對伯魚明言：「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⁶即可知詩與禮對於立身處世、言談應對的重要。更由於禮樂相須而行，因此禮儀的進行，皆須以適當的音樂配合演奏，且須有適當的言辭表達意志，所以《墨子》〈公孟〉即載有：「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⁷也可見誦、弦、歌、舞《詩》三百的活動，都是配合禮儀的進行。此外，再從孔子「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⁸可見詩與禮與樂的一脈相承關係，其中尤以「禮」為世人立足之首要。清儒邵懿辰（1810~1861）更在《禮經通論》的〈論樂本無經〉，直接將此三者合而為一，認為「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於是主張「樂之原在《詩》三百中，樂之用在《禮》十七篇中」。⁹邵氏所說，主要說明樂乃是往來滲透於詩與禮之間的中介物。若根據「詩言志」的根本原理，再對照〈樂記〉所言樂具有「不可以為偽」與代表「天地之和」的特性，¹⁰則詩與禮與樂三者融

6 《論語》〈季氏〉，見於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年），頁150。

7 《墨子》〈公孟〉，見於清·孫詒讓：《墨子閒詁》（臺北：華正書局，1987年），頁418。

8 《論語》〈泰伯〉，頁71。

9 其詳參見清·邵懿辰：《禮經通論》，收入《續經解三禮類彙編（一）》（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頁593。

10 《禮記》〈樂記〉，見於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年），頁682：「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頁669：「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

合通貫的結果，將可以達到《漢書》〈禮樂志〉所載的作用：

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¹¹

雖然《樂》的典籍早已不存，《詩》三百弦歌樂譜亦不可復得，無以對照其依存關係，然而卻足以啟發經學研究者，當其研究《詩》與禮，必不可忽視其與樂的聯繫。尤其研究十五〈國風〉，則必然要注意風體詩多與民間歌謠或宮廷樂師一類相關人員的修飾有關，其內容也與各國自然環境或社會風俗的和諧互動有關。是故若欲明瞭古代禮樂思想具體實踐的情形，則當深入《詩》的內容，以觀察周代禮樂制度在當時社會生活的反影；若欲明瞭《詩》三百的深刻義涵，則捨以禮解詩的途徑已無法得其關鍵要點。此即為本研究最重要的目的。

（二）從「詩言志」的角度理解風體詩溥觀人欲以化民成俗的思想

鄭玄以「禮」箋《詩》的具體而重要的方法，即是以「三禮」中的禮儀制度詮解詩文，然而因為過於篤信《周禮》所載，視之為周初社會政治制度的實錄，因此多拘泥禮儀制度的成法，曲而附會詩文的意義，遂與人情多有扞格，窒礙詩文鮮活的生命。甚且由於《毛詩序》過於強調「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的政治教化作用，遂使原本活潑潑的詩人之情，皆蒙上一層厚重的政治「風教」外衣，難以展現其真情與活力。因此本書將多從人類的心、性、情、志角度，直入詩文的內容，探求其本義，從人情、人性的立場復活《詩》的文學生命，更從心志的角度重整其經學價

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11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禮樂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027。

值。《禮記》〈樂記〉有言：「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¹²而〈禮運〉則以弗學而能的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謂之「人情」，又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¹³故知人潛藏於內之性，因有感於外物而產生心的波動，遂產生欲、惡彼此相違的意念，而有人情各自不同的變化。此外，〈王制〉又指出：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¹⁴

故知人受到外在自然環境的影響不可謂不大，於是為政者要如何「化民成俗」，使人能隨時、隨事、隨地的差異而各制其宜，且還要合於義，實乃必要的大事。因此本研究將仔細分析詩文雖言情而不淫，怨哀而不傷，有欲而不蕩的事實，而體現風體詩「始乎情，而終乎禮義」的溫柔敦厚情懷，以呈現風體詩的禮教思想。透過各國風體詩的具體分析，且與其地理環境、經濟生活條件相對照，將可概括出不同的民情嗜欲，且可從各國的不同風采特質，提供為政者思索如何據以確立人倫、端正情性，以達化民成俗的境地。

（三）從祭祀宴饗用詩觀察詩樂與禮教相融的人文教化意義

古今中外，藉由宴饗活動以化解爭端，進而增進彼此良好互動關係者不勝枚舉，因而如何藉由舉行宴饗禮儀以增進彼此良性互動，至今仍是國

12 《禮記》〈樂記〉，頁 666。

13 《禮記》〈禮運〉，頁 431。

14 《禮記》〈王制〉，頁 247。

際間關注的重要議題。鄭玄所區分的「正小雅」，即大多與《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等宴饗禮儀的進行密切相關，加上詩作多為士大夫奉命撰作或一已有意為之的樂歌作品，因而與當時社會政治活動密切相關者居多。透過為數眾多的朝會宴饗樂歌，可以推知當時天子、諸侯、大夫與士的各級貴族間，君臣之間宴飲互動或彼此交際應酬的情形，進而可以觀察其施政的得失，乃至於貴族閒居往來互動的情形。藉由宴饗之禮中詩與樂的融和展現，賓主與賓客間相接以禮的往來互動情形，不但可以呈現古代君臣之間的親和關係，也可促進社會中人群交際的和諧關係。再加上〈周頌〉的創生，其本緣於宗廟祭禮而設置，而宗廟祭禮的立尸與燕尸之禮又是祭禮中極富深刻涵義的活動，是故如何從燕尸之禮表現周代人文教化的精神與意義，自有亟待挖掘的必要與空間。對於極注重農業發展的周代而言，配合一年當中農事進展過程而設立的各種祭祀活動，是當時社會生活的重點活動內容，尤其春祈、秋報的祭祀活動，更是古代祭禮的重點項目，因而藉由與春祈、秋報相關的詩篇，以及后稷配天的特殊安排，彰顯周代崇德報功的精神。此也是本研究的重要目的。

（四）參照郭店及上博等戰國簡文資料以理解《詩》教轉化的情形

郭店簡文研究雖然在上博簡陸續公布以後，研究熱潮似有消退的趨勢，然而由於該批資料相當多，因此對於戰國時期的儒學思想研究，仍具有重要地位與價值，值得付出更多的時間與心力深入研究。此次研究詩禮之教的相關問題，即可借重郭店簡的一些引《詩》資料，以及〈緇衣〉、〈五行〉、〈忠信之道〉、〈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六德〉、〈尊德義〉等諸多篇章，對道德仁義等教化思想的重要論述內容，協助重探戰國時期的《詩》教思想。至於上博的〈詩論〉，雖然其中包含許多殘簡，然而僅從可資辨認的部分，都可發現該篇乃是截至目前為止，出現最多評論《詩》的資料，無論是對於〈風〉、〈雅〉、〈頌〉各類體裁詩的總體評論或具體分論，都可補充傳世文獻有關周代人文思想論述的不足，是重新探

究《詩》教意義極為珍貴的材料。透過〈詩論〉對於特定篇章或直接或間接的宏觀與微觀式論評，不但可以補充《論語》中孔子論《詩》的不足，更可以為自從孔子以來，以至於到《毛詩序》定型的長期發展過程中，添加一些可貴的遞變遺跡，因而特別具有重要地位。此外，其他已公布的戰國竹簡中，〈性情論〉（可與〈性自命出〉相對照）更含有大量關心、性、情、志以及教化問題的討論，皆可作為探究戰國時期《詩》教觀念的可貴材料，既可以補傳世文獻的不足，又可以建立脈絡更清晰可辨的《詩》教系統。

（五）藉先秦兩漢經史資料以追溯《毛詩序》教化觀念的形成

儘管《毛詩序》的構成相當複雜，衛宏作《毛詩序》之說也還未必成為最後定論，不過，學界業已承認其與兩漢時期的政治思想關係相當大。由於《毛詩序》承擔過重的政治與道德責任，致使其對於各體類詩的詩旨歸納，不免多所傳會而顯得牽強，因此透過《尚書》、《左傳》、《國語》、《逸周書》、《史記》、《漢書》以及《後漢書》等相關記載，再對照一些〈大雅〉史詩的紀錄，可以理解始建立禮樂制度的周朝，乃至於漢統一王朝的政治措施，對於《詩》教涵義的深刻影響。藉由史書相關資料的提示，又可以反過來思考，該如何褪去政治煙霧籠罩的管道，以重返原初《詩》教的真正涵義，進而思考《詩》的撰作本義與《毛詩序》所載是否貼切的問題。不過，本書對此問題僅作略論，詳細析論請見《歷史發展視野下的先秦兩漢《詩》教觀：《詩》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總論篇）》。

（六）參照宋以後重要學者對《毛詩序》的評論以思考《詩》教的真義

自從歐陽修的《詩本義》對《毛詩序》及鄭玄的解《詩》方法提出質疑後，遂開啟宋以後《詩》學研究的重大轉折。然而本文論述時，宋代的主要學者選擇朱熹而非歐陽修，主要因為《詩本義》雖開質疑《毛詩序》

風氣之先，但尚未對 305 首的每一首詩都提出「本義」說；朱熹則不但有《詩序辯說》，且其《詩經集傳》已針對每一首詩的《毛詩序》及賦、比、興作法提出一些重要說明，且將許多被《毛詩序》歸入政治事件的詩篇回歸言情之詩，對於《詩》學研究的影響更大。換言之，在歐陽修從「詩言志」的立場追問「詩本義」後，一些宋代學者，如王安石（1021~1086）、鄭樵（1104~1162）、朱熹、王質（1392~1444）、嚴粲（南宋後期進士，生卒年不詳）等，都開始注意到《詩》以情為主的文學特性，而開展另一要求合情合理的解《詩》趨向。此一要求合乎情理以解《詩》的風氣，與原本《毛詩序》注重政治教化的系統，形成以文學或經學解《詩》的兩條路線。不過，朱熹的解《詩》系統，雖然將許多被《毛詩序》納入政治風教詩的詩篇，重新回歸「詩以言情」的行列，卻又受到宋明理學的強大影響，在「強說理」的學術偏向下，往往對一些書寫男女之情的詩貼上「淫詩」的標籤，於是許多負面效應亦隨之產生。清初的姚際恆受到明代評點學以及性靈說的影響，雖然仍以合乎情理的大原則解《詩》，然而已另開創新局，特別注重人情義理與詩人的藝術表達特質，形成《詩》學研究的另一條發展系統。姚際恆說《詩》的原理原則，深深影響崔述（1740~1816）以及方玉潤（1811~1883）的《詩》學論著，此三位學者的說法，構成一條可以與《毛詩序》解《詩》相對比的系統，因此本文的論述，乃在朱熹說之後，即下接此三位學者的說法，提供一些過去過分注重《詩》的政治教化而被忽略的重要情性教化內涵，以展現古代詩禮之教的意義及目的。本文希望藉由「情理平衡是為禮」的「禮」之正解，以理解詩文的本義→〈詩論〉→《毛詩序》的發展情形，庶幾可培養《詩》教的溫柔敦厚特質。

三、本書的結構組織

本書的研究範圍，配合國科會不同年度的專題研究計畫主題，分成上、中、下三編：上編共有八篇，以「國風中的禮教思想」為主題，依序探

討〈國風〉中，從二〈南〉以至於〈齊風〉上半部以前重要詩篇的禮教思想；中編共有四篇，以「雅頌中的禮教思想」為主題，分別探討有關宴饗與祭祀用詩的禮教思想；下編共有三篇，以「從〈詩論〉到《毛詩序》的詩禮教化思想變遷」為主題，分別探討有關宴饗與祭祀用詩的禮教思想，先是〈小雅〉相關類詩，然後是有關二〈雅〉與〈周頌〉的宴饗與祭祀用詩，最後則是透過〈詩論〉以組詩方式呈現，可與《毛詩序》所載詩旨形成對比，而彰顯《詩》教發展轉化現象的詩篇討論。至於〈齊風〉還有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以及〈齊風〉後面的一些為數較少的小國詩篇，或是有關二〈雅〉與〈頌〉詩中，可與〈詩論〉、《毛詩序》相對比以進行研究者，可望日後以「分論續編」的方式呈現。目前三編各篇的大要如下：

（一）上編：國風中的禮教思想

壹、論二〈南〉詩的禮教思想

《毛詩序》因過度附會政教，率以二〈南〉皆言文王之教與后妃夫人之德，逮宋代的疑古風起，而廢《毛詩序》之說大興。雖然鄭玄以「禮」說《詩》之事，宋以後仍有人加以迴護，然而譏其拘泥形跡，迂曲於禮儀制度而有害於詩情者實多。然而〈詩論〉問世後，孔子詩教多強調禮義的思想日漸明晰，因而參照簡文以深究二〈南〉風詩的禮教思想，可謂正得其時。職是之故，本文首先從詩教與禮教相繫的立場，論述撰寫本文的動機；其次，則直接專就二〈南〉25篇詩歌的內容，分別從男女情詩、婚禮習俗用詩、勞人思婦遣情詩、子女事親詩以及執事行役詩五大類，以論述各類詩歌的禮教思想；最後，再總括其整體禮教思想的大要。

貳、論〈（邶鄘）衛風〉史事詩的禮教思想

春秋時期，乃歌詩、賦詩之興盛期，《詩》三百經常被用為外交辭令，其內容與當時各國的內政外交關係密切，因而從詩文之中，隱約可見史事的遺跡。由於邶、鄘兩國很早就併入衛國，因而春秋時期概以〈衛

風〉統稱三國之詩。同時又因為透過具體事件所產生的影響，更足以彰顯禮教的實質意義，故而風體詩當中，〈衛風〉有關史事的記載最多，所以本文藉由史事的輔證，進而探求〈衛風〉史事詩的禮教思想。因而全文的論述，在前言之後，先行定義〈衛風〉史事詩，並將其分成三類；然後再就歌頌衛國國君、描述宣公與宣姜事件組詩以及愛國女詩人作詩等三種類型的史事詩中，分別解析其詩文、史事以及禮教思想之間的連帶關係；最後，則以〈相鼠〉為核心，總結〈衛風〉史事詩的整體禮教思想。

叁、論〈(邶鄘)衛風〉男女情詩的禮教思想

由於《毛詩序》認為「刺上而使其戒之」，乃風體詩的宗旨，子夏又認為鄭、衛的新樂可能紊亂男女尊卑的關係，再加上衛國宮廷的確多男女淫亂的事件，因此無論《毛詩序》或《詩集傳》都認為〈衛風〉與淫有關的詩特別多。然而〈衛風〉是否果真與「淫」或「刺淫」密切相關，卻需要詳加檢證以還其本來面目；尤其以寫男女之情者即「淫詩」的說法，更需要詳加分辨，以免誤導《詩》教思想竟有「誨淫」之嫌而蒙塵。本文將結合出土文獻〈詩論〉以及《毛詩序》、《詩集傳》與清代重要學者說《詩》等傳世文獻的論述，就〈衛風〉中描寫男女言情之詩，再區分成男子言情、女子言情以及客觀寫男女之情者三類，分別從禮俗或禮義的角度，論述其真情有禮，不涉淫亂的《詩》教思想真義。

肆、論〈(邶鄘)衛風〉夫婦詩的禮教思想

就自然人倫而言，「夫婦」一倫乃是「三親」之首，且為「五倫」的中堅，因而若能確定夫婦穩定和諧的情義關係，將是締造人倫親親、社會良善有序的重要磐石。由於《毛詩序》具有特殊的意識型態，因而幾乎將所有詩篇附會指實為對某一特定政治人物的美刺，以致詩義時有失真或窄化的現象。本文乃繼〈論《衛風》男女情詩的禮教思想〉、〈論《衛風》史事詩的禮教思想〉之後，再結合出土文獻〈詩論〉以及《毛詩序》、《詩集傳》與清代重要說《詩》等傳世文獻的論述，以詩情為本，而劃分各詩

篇的類別，於是選取〈衛風〉中描寫夫婦之情的詩篇，將其區分為夫婦相思詩、棄婦詩、婦人訴怨詩以及客觀寫情變後的夫婦反思詩四類，分別從禮俗或禮義的角度，論述描寫夫婦之情，強調夫婦有義的《詩》教思想，以達到禮教思想的真諦。

伍、論〈王風〉詩的禮教思想

周族溯自公劉徙居於豳，歷經公亶父遷岐而卜居周原，周民族已日漸壯大。繼而文王居豐，武王居鎬，於是王業勃興，號稱宗周。至於成王，周公始營洛邑，以其地處中心，故為時會諸侯的場所，於是豐鎬號稱西都，而以洛邑為東都。逮及幽王昏庸暴虐，嬖倖褒姒而廢申后，廢太子宜臼而改立伯服，卒引發犬戎之禍，致使西都多淪為廢墟。隨後，晉文侯、鄭武公等擁立宜臼為平王，終以局勢混亂，故護送平王東遷洛邑，號稱王城。東遷以後，所採有關王城的風體詩，即謂之〈王風〉，形成此〈風〉的特殊背景。職此之故，本文即將結合相關的出土文獻以及《毛詩序》、《詩集傳》與清代重要說《詩》等傳世文獻的論述，就〈王風〉十首詩的內容，區分為世亂民離詩、征夫訴怨詩以及男女相悅思念詩三類，分別從禮俗或禮義的角度，論述其真情有禮的《詩》教思想以及禮教真義。

陸、論〈鄭風〉詩的禮教思想

〈鄭風〉向來以其內容多言男女之情，而受到衛道人士極力批評。由於〈詩論〉乃目前所見最早的論詩專作，而其中又富含討論詩歌與性情以及禮義關係的資料，因此本文將借助〈詩論〉評論〈邦風〉具有納物以溥觀人欲的本質，且在書寫上又有言文而聲善的特性，以討論存在於〈鄭風〉中的禮教問題。本文的前言，扼要論述藉由〈詩論〉可以重新解讀〈國風〉的內容與義理；其次，論述與〈鄭風〉關係最密切的風土民情；接著，論述從「放鄭聲」到存〈鄭風〉的價值；然後進入本文的主題，針對〈鄭風〉21篇的內容，分別從政治論詩、風土民情詩、貴族情詩、民間戀詩、夫妻情詩以及兄弟朋友之詩等六類，探討其中所蘊藏的禮教意

義；最後，則強調〈鄭風〉的敘述主題過於偏於一隅，閱讀時，必須特別彰顯其禮教思想以求適度平衡。

柒、論〈鄭風·溱洧〉的禮俗：兼論上巳節的由來與定型

歷來學者對於〈鄭風〉的評論最不統一，其中尤以〈溱洧〉一詩，始終難與淫詩脫離關係。然而若從禮本於俗的角度審視該詩所顯現的問題，則該詩上承遠古的生殖巫術而來，且下啟後來的上巳節俗，實與淫詩無關。是故，本文首先談論巫術與禮俗的關係；其次，討論鄭國風俗保有朝廷禮儀的淵源；再其次，則深入探究〈溱洧〉的禮俗源於生殖巫術之因；然後，則說明文獻所載節俗日期差異與曆法的改變有關；最後，則從「祓除」到「修禊事」的節俗轉變，說明上巳節的由來與定型。

捌、〈齊風·南山〉組詩的禮教文明意義

歷來公認〈齊風〉中的〈南山〉、〈敝笱〉與〈載驅〉三詩，譏刺齊襄公與文姜淫亂，而魯桓公又不能防閑。然而「鳥獸行」的千古罵名，又與《詩》的「思無邪」有所矛盾，顯然有以後代進化的觀念，批評較早時期落後觀念之嫌。然而〈詩論〉問世後，孔子對於《詩》的評論已更為明確，視野也更為開闊，足以作為其論詩的重要參考。於是本文在說明為文動機以後，即論述該組詩的婚俗背景。其次，再從〈邦風〉納物的角度，分別從作詩與編詩者的立場，檢視此組詩的「思無邪」意義。再其次，則從男女在婚姻中的地位、族外婚與同姓不婚的真諦、男歡女愛與婚姻道德三方面，探討該組詩的禮教文明意義。最後，則以「男女有別，夫婦有義」為人類文明的最重要依據作結。

（二）中編：雅頌中的禮教思想

壹、鄉飲酒禮中詩樂與禮相融的意義

鄉民飲酒的活動習俗，乃大司徒所積極推行，而藉此深入民間的「十二教」之一，其旨在於教導百姓謙讓不爭的良好美德，對於大眾生活的影

響以及社會風氣的凝塑都極為密切，故而本文特別以鄉飲酒禮為對象，討論其中詩樂與禮相融的意義。此鄉飲酒禮的主要過程，在迎賓禮以後，進入正禮、旅酬的部分，再發展為第二天的賓拜謝主人、主人慰勞司正等後續發展部分，本文即以此三大過程為討論範圍，討論其中詩樂與禮相融的意義。本文的進行，首先論述為文的動機、目的與討論的範圍；其次，概述鄉飲酒禮的四種類型與意義；再其次，則透過鄉飲酒禮正禮中五步驟使用詩樂的情形，探討詩樂與禮相融的意義；然後，論述旅酬以及無算爵、無算樂階段，所用的詩樂與禮相融的意義；繼此之後，再討論典禮後續餘波部分的詩樂與禮相融的意義；最後，則提出鄉飲酒的飲食之禮，藉由詩樂等文學藝術活動的薰陶，而達到催生禮樂社會的功能。

貳、宴饗詩中的君臣互動關係：以偏重官方正禮形式者為例

飲食問題乃生活中的大事，「三禮」當中更多記載其重要活動：《儀禮》當中，有〈鄉飲酒禮〉、〈燕禮〉等諸多專篇詳載其事；《禮記》以「飲食男女」為人之大欲，且飲食之事更位居「八政」之首；《周禮》則以嘉禮旨在親和萬民，而以飲食之禮總領其事。至於係屬正樂之歌的〈雅〉詩，其內容多與朝政活動有關，而〈小雅〉當中的確有許多宴饗之詩，不但與飲食之禮有關，而且可以反映君臣之間的互動關係。職是之故，本文爰取偏重官方正禮形式的宴饗詩為討論對象，結合禮儀制度的應用，探討飲食之禮所展現的君臣互動關係，並檢視其是否可與嘉禮所載的功能相契合。全文的進行：首先，簡言飲食之禮與政治的關係；其次，概述周代飲食之禮的類型與特色；然後再依據具體詩篇所載，推測飲食禮儀的進行，及其如何達成君臣之良好互動，並藉此檢視該飲食之禮所達成的政治功能；最後，再提出簡單結論。

參、從立尸與燕尸之禮論周代祭祀的人文精神與教化意義：以〈絲衣〉組詩為例

原本與巫術或古代宗教意識淵源甚深的祭祀祈福儀式活動，在周代人

類理性覺醒，進而講求人文教化以後，其所規劃的祭祀活動，已明顯與長期受到神權宰制的方式大有不同。周代包含天神、地示以及人鬼三系發展的祭祀制度，不但講求周遍天、地、人三者的關係，更極其注重凸顯人於天地之間的特殊地位。其中尤以「祭尸」在祭祀儀式活動中的地位高度提升，且其所享受待遇的明顯不同，最能彰顯周代人文教化的精神與意義。本文先行追溯遠古「尸祭」的可能概況後，主要藉由〈絲衣〉、〈楚茨〉、〈既醉〉、〈鳧鷖〉四首祭祀詩為討論中心，透過周代對於祭祀立尸方式的講究，以及詩中如何對待祭尸，尤其是對於「公尸」的崇高禮敬與殷勤獻祭等情形，從祭尸前後所受待遇的差異狀態，探測周代人文教化的精神與意義。

肆、從農事祈報詩論周代祭祀的人文精神與教化意義：以〈思文〉組詩為例

早期農業之發展，「靠天吃飯」的成分遠遠超過於今，因而農事詩在〈周頌〉當中所佔比例極高，且多以或祈或報為主要內容。復以〈周頌〉乃天子宗廟祭禮或祭祀山川神祇所用的樂章，且大多屬於周武王、成王、康王以及昭王時期的作品，因此最能反應周初制禮作樂的人文精神，且深寓教化意義於其中。本文揀選〈周頌〉最能代表農事祈報之禮的〈思文〉與〈豐年〉為討論主體，並輔以〈生民〉一詩以明其詳，綜合此三篇的內容以探討周代祭祀的人文精神與教化意義。

(三) 下編：從〈詩論〉到《毛詩序》的詩禮教化思想變遷

壹、從〈詩論〉到《毛詩序》的詩教思想轉化：以〈關雎〉組詩為例

〈詩論〉公布後，再次牽動有關《毛詩序》問題的討論，同時也為重新探究《詩》教觀念的轉化建立起新契機。由於〈關雎〉為整部《詩》之首，今本《毛詩》即將〈詩大序〉置於此詩篇題以下，藉以概括說明《詩》教思想的大義，因而也反襯此詩在《詩》中具有引領地位。此外，〈詩論〉

對於〈關雎〉組詩的評論最為詳盡，且以不同層次反覆闡述各詩的涵義，因而本文即先鎖定〈關雎〉組詩為討論範圍，希望透過〈詩論〉以及《毛詩序》對於該七首詩的詳細討論，能對《詩》教思想轉化的情形有所理解。全文的進行：在前言說明為文的動機、目的及討論範圍以後，進入核心議題，依序討論〈關雎〉等七首詩從〈詩論〉到《毛詩序》的詩教思想轉化情形，最後，則以戰國偏重性情，而漢代注重風化的《詩》教思想轉化作結。

貳、「禮制」與「民性」的關係：以〈孔子詩論〉的〈葛覃〉組詩為例

由於〈詩論〉出現相當多有關人之「性」的討論，對於「情」也持相當正面的肯定，遂與注重政治教化的《毛詩序》造成較大的出入，因此引發學界重新思考詩與性情的關係，也對自孔子以來的《詩》教問題再掀起廣泛的討論。〈詩論〉具體評論將近 60 篇詩，儘管簡繁有別，不過對於〈葛覃〉組詩一一提出「民性固然」的評論則相當特別，因而本文選擇此組詩為研究對象，從探討「禮制」與「民性」的關係，藉以思考《詩》教的真諦。全文的進行：首先，於前言說明為文的動機、目的與探討範圍；其次，則概括禮的意義，藉此以確定〈葛覃〉組詩包含的詩篇；繼此之後，則進入全文的核心，分別就該組每一首詩中所牽涉的「禮制」與「民性」的問題作討論；最後的結論，則述說詩雖以抒發性情始，而終究以引導人入於禮的境地，方為《詩》教的真諦所在。

參、從〈詩論〉到《毛詩序》的《詩》教思想發展：以〈皇矣〉組詩為例

〈詩論〉公布後，參照〈詩論〉所載以重探《毛詩序》與《詩》教觀念的變遷關係，已成為新的研究契機。雖然〈詩論〉中對於風體詩的評論，明顯有重情的趨勢，而代表漢代《詩》教思想的《毛詩序》，則明顯注重政治風化的作用，彼此遂產生較大的差異，且顯然有思想轉化的現象。然而這種《詩》教思想明顯轉化的痕跡，在〈詩論〉所評論〈大雅〉

的〈皇矣〉、〈大明〉、〈文王〉三首詩中卻非如此，而是呈現前後繼承發展的現象。職此之故，本文將深入此三首史詩的內容，從對比各首詩的詩義及〈詩論〉、《毛詩序》所評論的內容，參照漢代政治的狀況，而對《詩》教思想的繼承發展情形有更確實的理解。全文的進行：在前言說明為文的動機、目的以及討論範圍以後，進入核心議題，依序討論此三首詩從詩本義到〈詩論〉，乃至於到《毛詩序》的詩教思想繼承發展的情形，以期能獲得更清楚的思想發展脈絡。

四、本書的內容特點

本書的內容特點大致有三：

第一個特點在於：各篇的排序，大致依循今本《毛詩》從十五〈國風〉→〈小雅〉→〈大雅〉→〈頌〉的順序排列。因此前八篇的上編部分，從二〈南〉開始，以至於〈齊風〉；接著，中編部分，先是〈小雅〉的宴饗詩，然後綜合二〈雅〉與〈頌〉的祭祀宴饗詩；最後下編部分，則是舉〈詩論〉中可以構成「組詩」形式的實例，選取足以反映從〈詩論〉到《毛詩序》詩旨變遷的〈國風〉與〈大雅〉「組詩」，客觀分析其繼承或轉化〈詩論〉的《詩》教發展情形。

第二個特點在於：各篇所討論的詩篇，上編〈國風〉的部分，都各有其所屬的特定時空環境，方便參照其所屬的時空環境與特有的歷史背景，以期更準確地掌握各詩篇的詩旨，有利於檢覈今本《毛詩序》所載是否切合詩本義的情形。中編有關宴饗詩的部分，則與《儀禮》的〈燕禮〉、〈鄉飲酒禮〉相對照，更可具體展現古代歌詩與禮儀相融的情形，彰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前後一貫的本質。有關祭祀宴饗詩的部分，則選擇最能展現周代人文教化思想的立尸、燕尸之禮，以及舉行郊天之禮而以后稷配享的安排，而大大彰顯周代注重人文理性的精神與意義。最後下編的部分，分別以代表戰國時期的〈詩論〉與漢代的《毛詩序》所載，具體呈

現隨著時空環境的轉變，《詩》教的發展已有或繼承或轉化的差異現象。

第三個特點在於：上編的第柒、捌兩篇，分別以〈鄭風〉的〈溱洧〉與〈齊風〉的〈南山〉三首成組的詩，凸顯鄭國與齊國特定時空環境下的特殊風俗。倘若不能深明各國風體詩各自的時空環境，則無法理解其何以有後世難以接受的特殊風俗，以致會造成朱熹對數十首風體詩貼上「淫詩」標誌的不公平說法。由於〈溱洧〉就是一篇被朱熹點名「淫詩」以後，始終難以擺脫「淫詩」汙名化的一首詩，因此本書特別提出以進行具體而客觀的討論。全篇從禮源於俗的角度出發，先行梳理古代對生殖巫術的重視與實施情形，說明該詩與春日祓除不祥的古老巫術習慣有關。尤其從〈溱洧〉該篇與古代上巳節的連結關係，更可見十五〈國風〉中保存非常多古代社會的民情風俗狀況，是理解當時社會生活極重要而珍貴的資料來源。